

<<书林新话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书林新话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108032355

10位ISBN编号：710803235X

出版时间：2010-1

出版时间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作者：曹聚仁

页数：17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书林新话>>

前言

曹聚仁先生是位多产的作家。

从1921年来到上海时起，到1972年临终前一个月，他手中的笔就未曾放下过。

他几乎每天都写，有时一日要写三四千字。

他曾为自己统计过，自称一生写了不下四千万字。

他的文字散见于海内外多种报纸及杂志刊物上，抗日战争时期，更见诸他发的战地通讯和专栏中。

这些文字中的一部分，曾先后结集成书，约七十种。

曹聚仁的一生执过教鞭、当过记者、办过报纸。

他的文字，涉及面甚广。

早期以杂文随笔见长，上世纪30年代曾出版过《文思》、《笔端》、《文笔散策》等。

他对国学也有研究，较著名的有他年轻时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笔录整理的《国学概论》和晚年在香港出版的《国学十二讲》（后以《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》为书名由北京三联书店在大陆出版）。

抗日战争烽火燃起，曹聚仁带笔从戎，穿上军装走上战场，当了一名战地记者，写下了大量新闻通讯。

这些新闻类的文字在抗战中曾结集出版过《大江南线》；抗战胜利后曾与著名新闻摄影家舒宗侨合作出版了《中国抗战画史》，收一千多张真实的照片，四十万字文字史料，是当时最为完整的有关中国抗战这段历史的记录。

<<书林新话>>

内容概要

《书林新话（修订版）》为香港远东出版公司于1954年初版，三联书店于1987年初次推出简体版。此次即据三联旧版加以修订，除核实大量引文，改正错讹，精加校订外，还抽删掉旧版附录的《小说新语》，改入别集，成一新版，为曹聚仁书话类结集的第一种。

本集内分三卷：上卷“读书散记”是作者读书生活的经历和经验之谈。作者推崇颜李学派“学以致用”的读书态度，反对“读死书”、“死读书”，主张疑古、叛师和独立思考；中卷的“蠹话甲录”、下卷的“蠹话乙录”，散谈古今中西各种自己读后受益良多、感触较深的具体书目。

这些漫话闲语，虽发于半个多世纪之前，今天读来，却依然启人感悟，思索。

作者既是骨灰级的书虫，虽屡经散书惨痛，仍于一生乱世中聚书，读书，著书不已。同时，作者也是“书话”题材的先驱之一。

作者简介

曹聚仁（1900-1972），字挺岫，浙江浦江人（出生地蒋畈村现划属兰溪）。

中国现代作家、学者、记者。

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毕业。

1921年到上海教书，后任上海大学、暨南大学、复旦大学等校教授，并从事写作，以散文创作立足文坛。

30年代初主编《涛声》、《芒种》等刊物。

1937年抗战开始，从书斋走向战场，任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记者，曾采访淞沪战役、台儿庄战役及东南战场，并主持《正气日报》编务。

抗战胜利后回上海，在大学任教，并从事报刊新闻工作。

1950年到香港，为多家报刊撰写专栏文章，并参与主办《循环日报》、《正午报》。

1956年后，曾数次回大陆采访，并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。

1972年7月病逝于澳门。

一生著述逾四千万言，生前出版成书约七十多种。

<<书林新话>>

书籍目录

曹聚仁作品系列总序引言——学而时习之上卷 读书散记我的读书经验 颜李学派之读书论要 通古书再等
一百年无经可读 劝世人莫读古书 文论著作 著作与纂辑书的故事 书的命运 买书卖书 丁超五的书 书呆子 内
山书店中卷 蠹话甲录 《近代的恋爱观》 《性心理学》 《文明与野蛮》 《坦克的故事》 《三字经》 《庚
子丛谈》 《寓简》 《京师坊巷志》 《竹窗随笔》 《杨么事迹考证》 下卷 蠹话乙录 《浮生六记》 《灰色
马》 冷趣 《雪莱传》 《鲁迅的故家》 游牧情怀 《你往何处去》 《李师师》 《海外异闻录》 《西厢》 话
《夜读抄》 苦茶 《故事新编》 《平屋杂文》 羊头村民族诗人张孝若的遗著 《雅舍小品》 严范孙诗 《红
楼梦人物论》 《约翰生传》 《维多利亚女王传》 后记 曹聚仁书话系列编后语

<<书林新话>>

章节摘录

我的读书经验 中年人有一种好处，会有人来请教什么什么之类的经验之谈。一个老庶务善于揩油，一个老裁缝善于偷布，一个老官僚善于刮刷，一个老政客善于弄鬼作怪，这些都是新手所钦佩所不得不请教的。好多年以前，上海某中学请了许多学者专家讲什么读书方法读书经验，后来还出一本专集。我约略翻过一下，只记得还是“多读多看多做”那些“好”方法，也就懒得翻下去。现在轮到我来谈什么读书的经验，悔当年不到某中学去听讲，又不把专集仔细看一看；提起笔来，觉得实在没有话可说。

记得四岁时，先父就叫我读书。

从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读起，一直读到《纲鉴易知录》、《近思录》；《诗经》统背过九次，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念过两遍，只有《尔雅》只念过一遍。

要说读经可以救国的话，我该是救国志士的老前辈了。

那时候，读经的人并不算少，仍无补于满清的危亡，终于做胜朝的遗民。

先父大概也是维新党，光绪三十二年就办起小学来了；虽说小学里有读经的科目，我读完了《近思录》，就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；我仿读史的成例，用红笔把那部教科书从头圈到底，以示倾倒爱慕的热忱，还挨了先父一顿重手心。

我的表弟在一只大柜上读看图识字，那上面有彩色图画；趁先父不在的时候，我就抢过来看。

不读经而爱圈教科书，不圈教科书而抢看图识字，依痛哭流涕的古主任古直、江博士江亢虎的“读经”“存文”义法看来，大清国是这样给我们亡了的；我一想起，总觉得有些歉然，所以宣统复辟，我也颇赞成。

先父时常叫我读《近思录》，《近思录》对于他很多不利之处。

他平常读《四书》，只是用朱注，《近思录》上有周敦颐、张载、邵雍、程明道、程伊川种种不同的说法，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是贤人的话，有那样的大不同；最疑难的，明道和伊川兄弟俩也那样大不同，不知偏向哪一面为是。

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有些地方他是说得非常含糊的。

有一件事，他觉得很惊讶；我从《朱文公全集》找到一段朱子说岳飞跋扈不驯的记载，他不知道怎样说才好，既不便说朱子说错，又不便失敬岳武穆，只能含糊了事。

有一年，他从杭州买了《王阳明全集》回来，那更多事了；有些地方，王阳明把朱熹驳得体无完肤，把朱熹的集注统翻过身来，谁是谁非，实在无法下判断。

翻看的书愈多，疑问之处愈多，一个十一岁的小孩已经不大信任朱老夫子了。

我的姑夫陈洪范，他是善于幻想善于口辩为人们所爱好，亦以此为人们所嘲笑，说他是“白痞”。

他告诉我们：“尧舜未必有其人，都是孔子、孟子造出来的。”

”他说得头头是道，我们很爱听；第二天，我特地去问他，他却又改口否认了。

我的另一位同学，姓朱的，他说他的祖先朱××于太平天国乱事初起时，在广西做知县；“洪大全”的案子是朱××所捏造的。

他还告诉我许多胥吏捏造人证物证的故事。

姑夫虽否认孔孟捏造尧舜的话，我却有点相信。

我带一肚子疑问到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去读书，从单不庵师研究一点考证学。

我才明白不独朱熹说错，王阳明也说错；不独明道和伊川之间有不同，朱熹的晚年本与中年本亦有不同，不独宋人的说法纷歧百出，汉、魏、晋、唐各代亦纷纭万状；一部经书，可以打不清的官司。

本来想归依朴学，定于一尊，而吴、皖之学又有不同，段、王之学亦有出入；即是一个极小的问题，也不能依违两可，非以批判的态度，便无从接受前人的意见的。

姑夫所幻设的孔孟捏造尧舜的论议，从康有为《孔子改制考》、《新学伪经考》找到有力的证据，而岳武穆跋扈不驯的史实，在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得了确证。

这才恍然大悟，“前人恃胸臆以为断，其袭取者多谬，而不谬者反在其所弃”（戴东原语）。

<<书林新话>>

信古总要上当的。

单师不庵读书之博，见闻之广，记忆力之强，足够使我们佩服；他所指示正统派的考证方法和精神，也帮助解决了不少疑难。

我对于他的信仰，差不多支持十年之久。

然而幻灭期毕竟到来了。

五四运动所带来的社会思潮，使我们厌倦于琐碎的考证。

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带来实证主义的方法，人生问题、社会问题的讨论，带来广大的研究对象，文学、哲学、社会……的名著翻译，带来新鲜的学术空气，人人炽燃着知识欲，人人向往于西洋文明。

.....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